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躋春台 南山井

四關原是迷魂陣，惟有酒色更凶。凡事皆要合乎中，不為彼所困，免得入牢籠。青州臨淄縣有一何甲，父何永，母申氏，家小康。永性貪而善算，大利盤剝，出輕入重，凡有損人利己之事，無不計定而行，積有萬金家產。至四旬始生何甲，愛惜如珍，全不教訓。甲十四歲，永因急症身死，申氏痛夫太過，亦相繼而亡。何甲從此肘起架兒，名列書館，之乎也者一概不知，嫖賭嚼搖盡行學會；日走花街，夜宿柳巷，揮金如土，用錢如泥。服滿娶妻馮氏，係幼時所聘，乃大家女，性情賢淑，端莊穩重，女工嫻熟，容貌秀美，不好豔妝，不喜譔笑。

何甲不喜，總說是個拙棒。一日，說道：「看你做起那瘟豬樣兒！婦人家也要收拾，容貌才好看。我偌大家業，娶的妻子就不如花似玉，也當千媚百嬌！家中首飾綾羅，胭脂水粉，無不週全，為甚又不穿戴打扮，總要做起那貧窮之像、癡呆之形？好不令人生氣！」馮氏聽得夫言，乘機勸曰：「夫君呀，婦人家當要穩重端莊，怕的浪蕩輕狂。侍君大戒就是豔妝，四德雖有婦容，無非衣服潔白，豈是穿紅著綠嗎？在那不賢之婦，朝夕打扮，迷惑丈夫，貪淫縱欲，以致少年夭折，否則癆疾終身。夫君想來，這又何益？」何甲罵曰：「豈不知老子在花柳場中習慣，見的是吳姬越女，聽的是燕語鶯聲，最恨那農村野態！叫你收拾一下，還要準性嗎？」馮氏曰：「夫君呀，常言道：『萬惡淫為首，百行孝為先。』《遏欲文》說得：『有絕嗣之墓，無非好色狂徒；妓女之宗，盡是貪花浪子。』近報妻女，遠報兒孫，夫君須要謹戒。」何甲曰：「娼妓原是做的生意，有啥罪過？」馮氏曰：「嫖妓之罪有五：一壞品行，二蕩家產，三惹禍患，四生惡疾，五傷性命。夫君，你前人偌大家業，正宜立志端品，作善惜福，為人中之杰，保有用之身，慰先靈於地下，留好祿與兒孫，也不枉生人世。何必多造罪孽，生遭報應，死墮地獄哉！」何甲大怒，罵曰：「你這賤人！那有許多屁放！難道老子堂堂丈夫，還要你婦人教訓嗎？」即揚拳欲打，馮氏急忙走避。何甲從此時常怒罵，浪遊少歸。

馮氏見夫難勸，只得換些新鮮衣服，以慰其意。一夜飲酒，馮氏提壺，甲已半醉，笑曰：「我看你卻還生得美貌，若加以豔服，豈不令人魂消！」即叫馮氏打扮妝束。馮氏不肯，甲自去將首飾、衣服取出，強馮氏穿戴。馮氏再三不肯，甲勃然大怒，拍案罵道：

開言罵聲狗賤婦，憂得老於氣難出！
老子生來家豪富，愛的玩格與玩蘇。
就是丫鬟和奴僕，時常打扮美而都。
何況妻是挨身肉，少年正好樂歡娛。
你這賤人如泥塑，妖嬈體態一概無。
雖然人材甚樸素，百般嬌媚做得出？
許多首飾和衣服，任你穿紅又看綠。
腳上挖雲加彩褲，高底花鞋三寸餘。
階前走個蘇擺步，挑腮柳眼似妖狐。
飲酒唱的紗窗曲，燕語鶯聲句句蘇。
這樣風流才有趣，不枉人生世上立！

「夫君想左了，妻在娘家，爹媽教我總要端莊，切莫妖嬈。夫君今日要妻打扮風流，為妻生來本相，做不來那些丑過場。」

說起端莊叫人惡，眼爆老子一雙目！

你本丑鬼把形露，故意還要嘍哩咕。

快去妝個風流女，好與老子來提壺！

「提壺就是，何必收收拾拾？怕要連先人都羞辱了！」

叫你打扮你不去，反把惡言來抵觸。

不由老子氣破肚，今日定要把鬼出！

「我偏不去，看今天出個啥子鬼！」

賤人說話令人怒，掣起性子似毛驢。

這樣不受人抬舉，翻身踢你媽一足！

何甲怒氣勃勃，仗著酒性，一足踢去，正在小肚。馮氏倒地，口張眼翻，何甲急忙去拉，早已嗚呼哀哉了！此時酒醉已醒，悔之無及。次日命人到娘家報信，假說急症身死。馮氏兄弟查出小肚有傷，大鬧不依。何甲請人說好，從厚超薦。化材之日，馮氏來些無賴子，阻攔不依，總要去告狀。何甲大駭，和錢百串，又做七天道場，方才了息。過後請媒再娶。

卻說城中杜太和有一女，名翠娘，生得妖嬈，先曾與何甲私通，自小已許陳姓。何甲見其嬌媚，意欲娶他為妻。太和知甲欲娶，故意不肯，翠娘又在枕邊盟山誓海，何甲出錢二百串，與太和做生意，方才應允，出庚付甲。陳姓不依，甲又破錢安頓。臨接之時，陳姓倡言要來搶人，甲請百多人執車器去接。團眾不依，說清平世界，何得糾眾持刀？又罰錢四十串。甲將此婦娶回，把賬一算，已用五百多串。翠娘朝日豔妝，陪甲飲酒唱曲，縱欲貪淫，衣非顏色不穿，肉非新鮮不食。四五年間，餘錢用盡，將高堽口地方賣了一股；未上兩年，依然用完，又去借錢來使，後因拉借不動，只得把田地房屋掃莊賣盡。將賬目開銷，只剩錢四十串，佃人山土耕種。翠娘當衣沽酒，賣飾稱肉，朝夕吵鬧，罵夫無能；何甲忍氣吞聲，不敢回話，只得出外賣些青果糖食。翠娘於是倚門賣笑，送舊迎新，何甲知不敢言。

且說近鄰有一王五，為人兇暴，江湖上開個新一大爺，結交紅黑兩黨，打頭吃利，屠牛聚賭；見了翠娘，常送牛肉與食，來家歇宿，把翠娘包占，不准另外。每一到家，要何甲讓鋪，便忙走逃，倘有不合，開口便罵。何甲氣忿不過，聞城中皂角子極貴，買些去賣。王五從此不歸，儼然夫婦矣。

卻說溝上有一胡成，家頗富，力大性剛，好灑，與左灣馮安爭界上樹木，理論數次，曲直未分。胡請多人將樹砍伐，馮告不休，胡不與訟，遇著便打。馮無奈何，只得罷休，總想乘機報仇，乃曲意交好，胡久亦忘懷，兩相來往。是年，胡上四旬，把客辭了，只有女婿鄰近，馮亦往祝，共相歡飲。此時胡已帶醉，說他平生能夠處，講得津津有味，因曰：「人非橫財不富，馬無夜草不肥。」只要壞點良心，就要發個猛財！」馮諛之曰：「胡大爺，猛財如何發法？何不說來大家一聽，我們學得也好發財。」胡曰：

「既然如此，你站過來，待老師爺教你！」於是手舞足蹈，大聲說道：

眾親朋請寬坐我有話論，聽我說發猛財陡然萬金。

我胡成出世來家雖貧困，不哄你今日裡得了多銀。

「有好多咧？」

雖不多也還有數十餘錠，

「怕是金銀紙張做成的麼？」

並不是京果鋪紙張做成！

「你的金銀又從那裡來的咧？」

那一日趕場歸路過南嶺，比時間正行走天色黃昏。
忽有個生意客收賬回郡，包囊內重甸甸頗有金銀。
我當時劈腦殼就是一棍，打得他吐鮮血一命歸陰。
將屍首丟下了一個枯井，把銀錢忙收拾轉回家庭。

「說了半天，我怕是真的，原來在說酒話咧！」

王大爺說這話太短人興，我今日並未有多飲杯巡。
論酒量三五斤時常在飲，從未嘗發酒瘋說話胡行。
況胡成貌堂堂威風凜凜，豈故意誇大話欺壓你們？

馮曰：「胡大爺，你把銀子拿出來我們看下，那就信了。」

聽此言不由我心頭火噴，未必你一輩子未見過銀？

你權且在此間好好坐定，待我去拿幾個你看分明！

妻曰：「這銀子是鄭姐夫托你跟他買地方的，何得糊言亂講？怕不怕戳拐！」

惟有你婦人家膽小得很，不知道說大話才能駭人。

你莫管我的事，我即刻拿銀子來到客廳。

馮老二你快來掌眼細訊，亮錚錚白森森愛不愛人？

足色銀一共是五十八錠，眾親友你看我歡不歡欣！

馮老二你從今好心孝敬，若不然我定要照樣施行！

馮安聽罷，心中暗喜，回家報官，說胡成謀財害命，屍丟南山井中。此井係臨淄馳名之地，人人皆知。

卻說臨淄縣官姓費，名禕祉，是科甲出身，清廉有才。看了馮安呈詞，即拘胡來訊。胡訴曰：「此乃民醉後狂言，並無此事。
況銀是姐夫鄭倫托民買某人地方，寄放民家，馮安與民有仇，因此誑告。」官喚鄭倫來問，亦說托他買某人地方寄的。官命差押胡到井看屍有無，回稟果有一屍，不見頭首，胡已駭得魂飛魄散，向官稱冤。官罵曰：「狗奴！謀財斃命，現有賊證，叫甚麼冤！」即命丟卡，隨出告示，教人來認屍。

次日，有何甲之妻杜翠娘具呈認屍，說夫何甲賣了地方，剩銀數百，往縣內貿易，回家路過南嶺，遇胡成打死，把銀搶去，懇祈伸冤。官曰：「你何以知是丈夫？」翠娘曰：「夫原說某日持銀回家，今已過期，不見回來，不是丈夫是誰？」官曰：「你夫穿何衣服？」翠娘曰：「夫穿爛袂衣。」官命候驗，即押胡成到井，命人將屍啟上，果然無頭，身穿破襖。翠娘一見，遠遠哭道：

哭一聲奴的夫死得好慘，不由妻這一陣痛裂心肝。

硬梆梆在地下週身潰爛，無頭首似樹樁倒在井邊。

只想夫做生意多把錢賺，夫妻們到老來有吃有穿。

恨胡成做的事十惡不善，他不該殺奴夫搶去銀錢。

害得我年輕輕無人作伴，鴛鴦鳥卻被你一彈打單。

幸喜得夫有靈皇天有眼，你自己說出了殺人機關。

轉面來跪之在屍廄下面，尊一聲大老爺細聽奴言。

胡成賊為謀財將夫頭砍，害得奴無衣食孤枕獨眠。

大老爺須把他照律詳辦，奴的夫在泉下也把光沾。

官問：「你家中還有幾人？」

呀，大老爺呀！

可憐奴二公婆早把命染，無兒女無兄弟又莫姪男。

望只望大老爺把奴憐念，與民婦來作主把銀追還。

「待把胡成辦了，結案之後，本縣與你作主，另行改嫁。」

多蒙得大老爺慈悲好善，小婦人二輩子結草銜環。

官命刑件勘驗，係胸膛一刀廢命，頭是死後割的，即命掩埋。慰翠娘曰：「爾可回家，年輕人不必拋頭露面。如今罪人已得，候追出頭首，把案結了，隨便改嫁。」翠娘叩頭而去。

官回衙，命胡成招供畫押。胡成口稱冤枉，哭泣訴道：

跪法堂不由我珠淚滾滾，尊一聲大老爺聽訴冤情。

民雖然出世來家中貧困，也知道存天理不壞良心。

「怕壞良心？那們又去謀財害命！」

但不知是何人在把凶逞，殺死人丟井內冤害小民。

「膽大狗奴！好好招了，本縣從輕詳辦。不然，定要打爛爾的狗腿！」

小胡成並未嘗殺人在井，青天爺你叫我從何招承？

「還要犖性，左右與爺重責四十！」將要動刑，官又開口曰：「胡成呀，你好好從實招認，免得本縣動刑。」

呀，大老爺呀！

你苦苦要小民把供招認，只恐怕枉死城又添一人。

「狗奴不招，與爺打，打，打！」

這一陣打得我兩腿血浸，望青天還須要格外施恩。

「有招無招？」

你要民招此案民有一論，猶如那將活人抬在死坑。

「該死奴才！實在犖嘴，左右與爺夾起！」將要上來，官止住曰：「胡成，你好好招了，免受這般非刑；本縣施恩，與你撥條生路，那些不好咧？」

呀，大老爺呀！

這命案好一似捕風捉影，果然是胡成殺又有何憑？

馮老二一面詞何足深信？民縱死九泉下也不閉睛！

「你親口對馮安說南山井內有屍，這就是憑據了！左右與爺快快夾起！」方夾，官又止住曰：「胡成，本縣一片好心，勸你招了，與你筆下超生，何必要強辯做啥！」

這一陣把我的主意想盡，想不出好良方肺腑皆疼。

若不招大老爺要動夾棍，若招了怕的是要問斬刑。

左一思右一想無計安頓，這都是前輩子罪孽太深。

倒不如畫了供一口招認，

大老爺呀！

總望你發慈悲筆下超生。

「哼，這才是話！你又如何殺的？」

該因是這兩年銀錢甚緊，莫奈何在南山打劫路人。

黃昏時遇何甲背包田郡，劈頸項一刀去砍倒埃塵。

將屍首丟井內回家就寢，第二天因酒醉說出真情。

「頭首又放何處？」

那時節甚忙迫忘記藏隱，諒必然非狗食即是豬吞。

「哼，膽大狗奴！藏了屍身，焉有不藏頭首之理？好好說來！」

呀，大老爺呀！

這就是小人的實言上稟，求青天限日期慢慢去尋。

官限三日，使二差押去尋頭。尋了三日，全無形影。官又限五日，依然無頭。官大怒，叫左右重重責打，方才拉伸，官又叫回問道：「想你那時藏屍，心中忙迫，不知落在何地，何不仔細找尋？」胡成泣曰：「就是落地，不是豬狗銜去，定被別人掩埋，叫小犯到那裡去尋？」官曰：「既是豬狗銜去，也有骨骸；被人掩埋，亦有臭氣，該爾尋不用心之過。本縣又限你二日，再尋不著，活活將你打死！」

胡成滿腔含冤，無可告訴，走得足酸手軟，又因差人怒罵，急得火冒煙生，坐在地下，喊天痛哭道：

尋人頭喊蒼天，珠淚滾滾話難言。

呀，天呀天！

想胡成，平素來，做事也曾常檢點；

並未嘗，糊行亂作惹人嫌。

天呀天！

就該要使我常清吉，享平安，一生無災難，四季進財源。

呀，天呀天！

為甚使我遭命案，受牽連？

打得我皮破血流，害得我坐卡丟監，苦得我妻離子散，弄得我賣土當田。

天呀天！

難道你莫得眼睛看，忍使我無辜受寒冤？

殺人賊不知在何處，死人頭不知在那邊。

呀，天呀天！

大老爺總要頭首才結案，三拷五比苦不堪。

莫奈何才把日期來寬限，簽票上差的李萬與張千。

天呀天！

可憐我白日押著鄉村特，夜晚收回坐禁監。

四方八面都走遍，尋不出頭首也枉然。

天呀天！

你就該快把報應顯，使那殺人兇手自己言。

得了人頭結了案，那時酬良願，殺豬兩口，唱戲三天。

天呀天！

未必我前輩子十惡不善，造下了無限罪愆？

該是我平生把酒濫，醉後發狂言，惹下禍端悔不轉，莫得人頭案怎完？

從今後，對天盟誓願，永不把杯貪。

回家去打爛酒罐罐，打爛酒罈壇，倘再把戒犯，願此身，雷打火燒，豬拉狗銜！

勸世人，品要端，莫濫酒，莫發癲，若能以我為徵鑒，無事無非樂平安。

胡成心想：「此回無頭，定然有死無生。」誰知官並不責罵，出示一張，說此人頭定是狗銜，有人拾埋獻出，賞錢一串，以便結案。次日，王五獻頭，說狗拉至界內，不得不獻，官即賞錢千文。又喚翠娘上堂，官曰：「爾如此青春，又無兒女，身靠何人？趕緊改嫁。」吩咐左右傳言，有願娶者，具狀上來，當堂完配。翠娘拜諾下堂，王五即具認狀，願娶為妻。官喚二人上堂，問曰：「殺人真賊你二人知否？」翠娘曰：「胡成殺夫搶銀，已蒙訊明，望青天照律辦罪。」官曰：「不是，不是，他是假的，還有真賊。」答：「不知，望大老爺指示。」官曰：「殺人真賊，乃爾與王五耳！」二人駭得心驚膽戰，同稱冤枉。官曰：「本縣久知是你二人殺的，所以遲而不發者，恐有萬一之冤耳。屍未出井，何以確信是你丈夫？蓋已先知其死矣；出自放而何？何甲既有數百銀子貿易，何得尚穿破襖？」又謂王五曰：「頭之所在，爾何獻之速也？所以如是其急者，要完娶得快耳！」說得二人無言可答。官命招供，二人尚在強辯，官叫動刑，二人知不可瞞，才把實情招認。門經久，衣服何以曉得那般清楚，非自放而何？何甲既有數百銀子貿易，何得尚穿破襖？」又謂王五曰：「頭之所在，爾何獻之速也？所以如是其急者，要完娶得快耳！」說得二人無言可答。官命招供，二人尚在強辯，官叫動刑，二人知不可瞞，才把實情招認。

各位不知，這何甲因忿氣進縣，把皂角子賣了，回家正逢王五買尾鯉魚，與翠娘歡飲。何甲去食，翠娘罵他無能，不准他食；王五搶其箸，甲忿氣不過，知王五刀放炕邊，即去抽出來殺王五。翠娘看見，上前抱住，王五奪刀，劈胸一刺就結果了；商量丟在南山井，又恐遇人下井認識，故將頭首割去。那知胡成晦氣，說幾句酒話，鑽在他的網內。王五喜之不盡，又聽有幾百銀子，命翠娘去認，想得銀子。那知費大老爺有才，見胡成不似行兇之人，故示招屍親；及見何甲是刀傷，翠娘遠哭，便知是他，故諭改嫁，以安其心；冤胡招供，使他不疑，好來獻頭，輕輕的將罪人拿獲。

冤獄判明，於是將胡成提出，馮安喚來，王五、翠娘俱已有供。費公怒氣勃勃，拍案罵道：

坐大堂怒生嗔，寫聲杜氏狗賤人！

婦女宜把閨門正，禮義廉恥要認真。

為甚貪淫壞閨閫，還要去謀害夫君？

人倫風化全不整，生就狼肝狗膽心。

叫衙役拉下去，與爺結實打一頓，五百牛筋切莫輕。

收監候文詳進省，然後剝皮來抽筋。

惟有王五真可恨，生起尾兒是畜生。

為甚全然不端品，橫行霸道昧良心？

膽敢奪妻謀夫命，不畏王法不怕神。

拉下去，毛頭板兒打個四十整，詳文一轉問斬刑。

馮安張開且細聽，這場禍事你起根。
為人須當守本分，和睦鄰里息訟爭。
不問真假把狀稟，誣告加等不容情。
拉下去，拿皮掌與爺重重打一頓，還要罰你一百銀。

「大老爺施恩，小人罰不起！」
不罰枷號三月整，免得二次誣告人。
叫胡成仔細聽，你可知爺苦衷情？
本縣早已知情景，東吳禍事移曹營。
所以慢慢來審問，猶恐萬一冤好人。
也是你，好酒貪杯迷本性，糊言亂語起禍根。

自己開門招賊進，飛蛾撲火自燒身。
爺今放你回故境，安分守己過光陰。
親朋會宴宜謹慎，西邊之水切莫盡。
常言樂能亂性，是禍都從口裡生。

從此回去酒莫飲，管教你財發人也興。
判畢，各丟監卡，詳文上司，開釋胡成，過三月釋放馮安。

這胡成回家，悔過改罪，安分戒酒。馮安亦自改悔，後與胡成交好，後來二家皆成小富。上司回文到縣，費公加級，王五處斬，翠娘凌遲碎剮。